

女媒介入更增情与魔的狂澜  
间谍战本已扣人心弦

# 黑 馬

长篇历史纪实小说  
高梦龄 著

# 黑鸟

高梦龄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京) 新登字 172 号

黑 鸟

高梦龄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洛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3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

ISBN 7-5059-1570-3

I·1066

定价：10.80 元

**“其事秘，不可闻”。**

**古谚**

**“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块、棒子和情报。”**

**(美)拉、法拉戈**

# 目 录

楔子 .....	1
一、风姿绰约的扶桑女郎 .....	21
二、佛多妈妈庙“马贼”戏艳女 .....	41
三、奇特的绣花鞋 .....	63
四、桃色的夜 .....	85
五、疯狂的狼群 .....	107
六、妓院风情 .....	128
七、血洗洋行 .....	149
八、良宵·夜宴·裙下 .....	170
九、“性感训练”就是武器 .....	189
十、东京急电 .....	211
十一、色胆包天 .....	232
十二、花道、花道和艺妓 .....	252
十三、情冤，再误陷阱 .....	272
十四、她，失踪的女人 .....	292
十五、赤条条的女尸 .....	315

黑鸟进宅，凶事随着来。

——民谚

## 楔 子

1928年6月3日下午，黑呼呼的古城一下聳动起来，一辆黑色的福特7型轿车，在黄土路上行驶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卫兵，背向街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行着严密的警卫。

市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卷入了惊慌之中。

“出什么事了？”一个老太太悄声的询问着旁边的人。

“总司令巡视吧！”

一位先生摇摇手中的大蒲扇，说：

“不象。”

“那么——”

“做天子脚下的臣民不容易呀！”一个老汉抹了一下光头，慨叹地说。

“听说老蒋的大兵，打到徐州了。”

“这回要看总司令的了。”

“怕是土豆子搬家——滚蛋出沟了。”一位壮汉毫不顾及地讥骂道。

“哦，看呀！”几个妇女叫着。

一支马上军乐队，穿着威武的军礼服，咕咕嘎嘎的吹奏着，乐队指挥的花节令锤，在空中舞动，给送行人鼓着劲儿。

接着，开过来方阵整齐的武装马队，军士各个身披彩绸，刀戟森森，踏着雄壮的军乐行进着。

紧接着马队行进的是“安国军”旗队，什么金鼓旗、门旗、五云旗、八风旗、天马旗，一对一对过去，五彩缤纷，点缀着天空。

再后面是一辆辆装甲车队，隆隆的驶过来了。

炮车队。

骑兵方队。

送行的将领车队……

在送行的车队中，还有张作霖的六太太和公子学曾。

前门车站的钟楼，在暮色中溶入一片肃穆，悲壮之中。

车站的月台上，停放着一列豪华的天兰色的贵宾车，这就是当年慈禧老佛爷乘过的车，名叫花车。

在军乐声中，各界前来欢送大元帅张作霖的人群，谦恭有礼，秩序井然的步入站台，他们各个手拿五彩小旗，不时挥动着，不时传呼着：“大帅一路顺风，大帅安康……”

这时，张作霖出现了，周围的空气一下肃穆起来，仿佛凝结了，他身穿大元帅礼服，在欢呼声中，缓步前行着。他的脸色铁青，木然，灰冷、淡漠，看不见往昔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的那种神气了，额头上的皱纹又增加了两道，粗白的胡子更加稀疏、松软了。

在人们簇拥下，他径直地缓缓走去，不像黄土铺路迎他进京时那样：翘着下垂的八字胡得意的微笑着。频频向人们打招呼。他的前卫在徐州及济南被击，蒋介石已经跟他摆出一个决战的局势。他不得不由北京撤退。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军政委员：张学良、杨宇霆，还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夫妇、仪我诚也一行人。

这是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走上前致意，说：“祝大元帅一路顺

风。”

副武官建川美次也上前皮笑肉不笑致意说：“大元帅多保重。”

本庄繁嘴角漂着一层奸诈、阴险的微笑扬着手说：“再见了，大元帅。”

张作霖对这几个公使馆的日本人，傲视的瞥了一眼，作为答礼。

这时，夕下的太阳，被站台的钟楼遮住了，月台上现出一片阴气，张作霖象醉了一样，登上车梯，回过身来，眯细着一对小眼睛，若有所思的向着紫禁城望去，望去，他显得有点激动，眼角涌出二滴泪水，仿佛在说：“妈拉巴子……一生的王业，今天算是到顶了？……我不信……”。

列车一声长鸣，湮过了送行的乐队和人们的欢呼声，吐着浓重的烟雾，出了前门车站。

张作霖刚从纷乱的礼仪中解脱出来，他很疲劳，甚至感到力不可支，在闭目养神。

“妈拉巴子！”他不知在骂什么。

他感到一下子陷入了一种叫做：内忧外患之中。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回忆着。

.....

张作霖满脸愁云，手里端着他的老旱烟袋，在中南海万字廊潇湘馆的甬路上，来回徜徉着，心事重重，眉头结成一个大疙瘩。

这时，谁在厢房听“洋戏匣子”，传出娇滴滴，淫声浪气的小曲：

我的心里一大块呀，

左推右推推不开……

“别他妈给我唱了，砸了……”张作霖烦乱地向那里吼叫一声，“洋戏匣子”马上嘎然而止，六姨太作个鬼脸，吐了一下舌头。

这时，一个护兵前来报告：

“少帅求见！”

“小六子，”张作霖眉头一展，挥了一下手说：“让他来。”



张学良穿着笔挺的军服，披着斗篷，英姿勃发，昂首阔步走了进来。他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把帽子摘下，托在手上，显得更加年轻、英武、潇洒。

“我们进去唠唠吧！”张作霖说。

张学良点点头，然后回过身去，把军帽、披风交给身后的随从副官，陪着大帅进了内室。

这父子俩落坐以后，便都以急切的心情，分析着眼前的时局，战局和马上要立即决定的大事：同老蒋打下去，还是让出北京，退回东北。

张作霖首先开口，对张学良说：

“町野来过了。”

町野武马，是日本国会议员，也是张大帅的顾问。

“他的意思是什么？”

张作霖说：“他把咱们的处境、利害关系摆了一下。”

“他怎么着？”

“他问我能战胜蒋介石吗？”

张学良一听，这个町野真不是白吃干饭的顾问，对时局的判断、战事预测是非常有眼力的。时下，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面包围，步步进逼，北京、天津的失守，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张作霖嘴角颤抖着说：

“他让我承认这个事实，下撤退命令。”

张作霖仔细听着，他觉得町野的看法可取。事到如今，谁也没有回天之术了。

“町野还说了些什么？”张学良问。

“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转危为安。”张作霖说，“他临来之前，是田中首相让他转告给我，保证让我平安回到东北，蒋主关内，我主关外，作个名副其实的满洲王，日本援助我们繁荣满洲。”

“这……”

张作霖说：“我明白，这条件就是在新五路条约口签字，你看他

们是这个意思吧！”

张学良点点头，问：

“怎么答复他的？”

张作霖说：“我说我不能签，我的字比郑板桥、苏东坡的还珍贵。”

“那怎么办？”

“町野说，哪他就无能为力了。”张作霖一提这事火还没消，“我当时跟他跳起来。我说我不活了，人不就是一张臭皮囊吗！我不要了，奉天不要了，大帅府不要了，东北不要啦！我让他转告关东军，我还有几十万人马，要是把我逼急了，我的手可是黑的。我会把南满站的日本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他妈宰了，一个也不留。”

“您怎么又发火了。”

张作霖余怒未消，他说：

“我把茶几的杯碗全推了。”

“爹，看你！”

“大鱼缸我也砸了。”

张作霖装上一袋老旱烟，正唧巴唧地吞吐了几口，室内立刻漂起一股呛鼻子的烟味。他心意烦乱地跟张学良说：“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你跟爹说句透亮话，跟老蒋这仗，我们能不能斗过他？”

张学良沉思一下说：“爹，这话我得怎么说呢？”

“说实在的。”

张学良坐在他的身边，清楚地向他分析了形势，然后说：

“爹，我看是时候了，你应当作出撤出北京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对咱们越有利。不然，关东军正在调兵遣将，弄不好有一天我们有家怕也回不得了。”

“我已经三出三进了，”张作霖说，“这次再回去，还能回来吗！”

“爹——”

“难道我张作霖气数尽了？”张作霖的声音哽咽，“老天爷不照应我了！”

1926年1月，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策动下；他与吴佩孚、阎锡山联合，打起“反赤”旗帜，进攻国民军，夺取京、津、直隶等地。那时，他真是神气透顶，骑毛驴看唱本——乐颠倒了。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国民革命誓师北伐，进军湘、赣，势如破竹，吴佩孚、孙传芳连吃败仗，闹得损兵折将，丢盔弃甲。

1926年9月，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与北伐军对抗，决以雌雄。他先以援助吴佩孚为名，夺取了吴部靳云鹗盘踞河南的地盘，准备伺机南下，夺取武汉。

这个时候，张大帅可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奉系是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集团。

1926年11月，张作霖入关，在天津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邀吴佩孚、孙传芳及阎锡山的代表等各方面人士出席，同上一次奉天会议是一个调子：商议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在这个会上，由张宗昌、孙传芳带头，以直、鲁、皖、苏等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926年12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他的中央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实行各个击破，先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夺取沪、宁。

经过一年的争斗，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8年2月，进行第二次“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沿津浦路北口。蒋介石要攻京、津，张作霖也在京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采取守势。

这时，张学良和杨宇霆劝张作霖，退出京、津，保存实力，坐镇东北老家。作为犬帅，他想不通。

一次，在会上张学良带着冒犯的口气，问张作霖：“蒋介石不是中国人？”

“是啊。”张作霖说。

“冯玉祥呢？”

“也是。”

“阎锡山、李宗仁呢？”

“当然都是，这还用问？”

张学良说：“既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都可以来北京，哪个管中国不可以吗？如果我们把东三省丢了给小日本，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张作霖思忖再三，觉得张学良不愧为讲武堂出身，是有战略眼光的。于是于5月9日发出息兵“佳电”，提出“南北一家”的口号。奉军和平移交政权，退出京津。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田中义一一是日本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他多年统率陆军，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实行扩张“有功”，1927年4月出任首相兼外相。他一上台，为了加速侵华，推行他的“大陆政策”，先后多次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为什么叫“东方会议”呢？这便给他的侵略政策披上了一层新衣，实质内容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治安工作。”以后又召开了“大连会议”。

不论是“东方会议”也好，“大连会议”也好，都研究了加强控制张作霖的问题。

张作霖本是绿林出身，辛亥革命时，他率兵镇压了奉天的革命运动，当上了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掌握了奉天省的主要兵权，引起了日本军阀对他的注意，日本参谋本部便对他派了军事顾问，菊池中将，本庄繁少将，还有町野、松井中佐，仪我、柴山少佐。在沈阳成立了日本谍报机关，并由关东军司令部统辖。

张作霖掌握东北主权以后，看到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是不能强大起来的，为此便采取了特别亲日态度。

1928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两次出兵济南，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济南惨案”；同时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向张作霖要修筑铁路的权力，并提出由日本军警参加东北的“治安”工作。条件十分苛刻。总之，想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张作霖看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步棋，一次他忿忿地骂道：

“他妈拉巴子，这不是骑在我脖梗上拉屎吗！”

公开卖国，出让主权，在中国人民当时反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还不肯，心里直犯嘀咕，最后先是答应以“密约”形式，给予某些要求，但日本并不满足，而且步步紧逼，指使驻华公使芳泽，“面劝张作霖下野”，企图另换一个听命他们摆布的走卒。而张作霖自恃兵力雄厚，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下野。

正在这时，蒋介石的南军已在徐州把张作霖打个落荒而逃，日本借机派兵到锦州、山海关，并向沈阳不断增兵，妄图实现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打点行李回东北老家。

张作霖坐在车上沉默不语，他的六姨太，为了消除他的烦躁，旅途寂寞，劝他打几圈麻将，他只挥挥手，叫他们走开。

“玩一会儿，好吗？”她撒着娇。

“走吧，让我抽一袋烟，静静心。”张作霖说。

随着列车的启动，奔驰，关东军在北京的特派武官竹下义晴中佐立即跑步出了月台，跳上他的轿车，急赤火燎地催着司机，说：“快开车！”

小轿车在市内黄尘漫卷的土道上，一溜烟地跑着，不一会便到了武官处。

“电报员——”

“哈亦！”

“马上给我接关东军司令部。”

“嘀、嘀、嘀……”

他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报告。

报告：张作霖先让五姨太乘挂有七节车厢的专车先行

电键敲击着，一串串电波在空中飞递，报务员全神贯注地工作着，竹下立在报务员身后抹着额头上紧张而出的汗水，口授着电文：

报告：张作霖乘第四节花车，于六月三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离京

竹下这个人，是不久前从关东军调来的，他心黑手狠，受过严格的武士训练、特工间谍训练，原来让他干的是，在京、津间，寻觅时机，对张作霖下毒手的。

在实行中，军方又作了调整，让他大模大样出面，穿上笔挺的军服，戴着战斗帽，黑黑的高统马靴，装着刺马针，成了关东军驻京的武官，实质的任务，仍是没有变，他就是对付张作霖的。

“我的眼睛，一天也离不开张作霖的。”他说。

这样，张作霖每天的生活，举止、言行，他得到的都会一字不漏地向关东军总部报告的。

原来日本政府已看到了中国的情势：在关内的“奉天军”受到国民党的压迫，逐渐力不可支，向北方撤退，呈现出不能留住关内的状态。于是关东军也于向奉天集结兵力，连日从朝鲜派遣的混成旅团也逐次向奉天集中。情势一触即发。为了所谓“满蒙利益”，所谓保护日侨及满铁防卫安全，只有将奉军的统帅张作霖弄死，打乱其指挥系统。第一步，他们考虑尽可能在关内暗杀张作霖最好，所以派出关东军司令部附竹下义晴中佐，会见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委托其协办解决。

竹下中佐出发时到参谋部谈了他的使命“关东军参谋部各参谋得知军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认为，自己不做此事，而使他人火中取栗，并且认为在北京及天津大概也无法实行。全体参谋认为，村岗长太郎司令官既然有暗杀张作霖的意图，作为他的幕僚则不能袖手旁观，应以全力实现其目的。结果一致意见排除依靠北京天津的主张，由他们自己动手来干，则期其必成。开始时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侦察结果，奉天军的警戒很严，所以只得变更计划，决定于皇姑屯东方约一千米的奉山线和满铁线的交接点，认为是最适当地点。

竹下发完电报，眼睛向北方凝神地遥望了半天，他祝愿着关东军的成功。

张作霖所乘的天蓝色花车，不久即钻入到沉沉的夜色之中，铿

锵地飞奔着。

“你有点累吗？”寿夫人偎在他的身边，贴着他的脸问。

“不太他妈的舒服。”

“喝口酒吧，提提神儿。”

“好，”张作霖一跃从卧席而起，“来杯老龙口。”

张作霖从副官那里接过酒盏，一饮而尽，旁边摆着的各种菜肴，他一筷没动。

“太累了，就早点歇着，”寿夫人娇声说，“我陪着吗？”

“谁陪着也没有我躺在海城老家土炕上舒坦，”张作霖说，“人真是个臭皮囊，不好想象的臭皮囊。昨天叫我安国军总司令，明天又叫我张大帅，真他妈拉巴子象演玩艺(戏)似的。”

“别这么想。”寿夫人说。

就在张作霖坐在豪华的兰车上，思谋着人海沧桑，一边饮着老酒，一边抽着老旱烟袋时，关东军的马队、装甲车、步兵，在夜幕掩护下，不断向沈阳城内增派着。

这时，张作霖向窗外瞥了一眼，顺口说道：“这夜怎么这样，黑咕隆冬的。”

“其实，月已经出来了。”

“在什么地方。”

“是新月，在西边。”

“我他妈没看见。”

寿夫人一笑，问：

“你想看月吗？”

“我他妈一闲眼，就想到进北京的事。”张作霖说。

“我们还会回去的。”

“回去……”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进入北京，那神气，铺排可就大了。黄土铺路，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牌楼，各门各主要街道，都是张灯挂彩，他骑着高头大马，身穿大元帅礼服，视察着北京城。所到

之处，沿途百姓，都要出来欢迎，如同当年朝廷“帝王行幸”，用他的话说：“那可是土地佬放屁——溜神气儿！”

他的耳边还响起他在怀仁堂，接过人们送上来的、代表无限权力的权杖。那时他站在讲坛上，向着祝贺的文武百官、各界人士，扯着嗓门，郑重地掏出一张讲话稿，念道：“作霖忝膺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扬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仅此宣誓。”这时，他感到象抽了一袋烟功夫，一切全去了，这不是梦吗！

“你睡一会吧，”寿夫人说，“我给你捶腿。”

“今天腿不酸。”

“那么，我给你唱曲。”

“唱曲？”张作霖忽然眉头一拧，说：“夜静了，不唱，不唱。”

这时，张作霖回到卧席上，对于离开北京的种种怅然情绪，仍是推也推不掉。他刚一合眼，猛丁一激凌，惊愕的睁开了眼睛，象个孩子似的，扑在六姨太的怀中，抱住她。

“你怎么了！”

“我听到了炮声。”

“炮声……”寿夫人说，“那是你就任总司令时，在中南海放的礼炮。”

列车运行中，沿线早已布满了鹰犬监视列车，特派人员不断向大本营报告着。

现在列车到达了天津。

报告：张作霖列车通过，町野顾问在此地中途下车。

天津驻屯军司令部

列车在向山海关飞奔……

报告：六姨太列车通过此地。

这是隐在山海关的关东军特派人员石野芳男大尉的报告。过了五、六个小时，他又向大本营报告着：

报告：专列于晚九时十八分过榆关。

沈阳大帅府的智囊们，对于统帅的归程安危更是十分关怀，特



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前去山海关迎接，陪大帅返奉。

.....  
报告：专列过大凌河铁桥.....

.....  
报告：专列于晚十二时二十五分过锦州.....

.....  
报告：列车已过新民屯。

张作霖显然有些累了，他对厨头送来的夜宵：一小碗漂香的芸豆苞米糗子粥、小葱和一盘鸡蛋炸酱，这种平素十分喜欢的东西，瞧也没瞧上一眼，足足抽上一锅烟后，将烟袋杆往软铺上一扔，曲肱着身子，蜷缩的在打盹，吴俊升忠实地守在他的身边。不久发出了鼾声，但他直翻身，睡不实，可谁也不敢上前惊扰。

就在张作霖欲睡之时，奉天的关东军作战室内，外面窗帘遮得密不透风，里面灯火通明，收发报务人员在忙碌着，将官们在传递着电文，看着地图，看着手表……他们在等待着，盼望黎明到来。

张作霖忽然坐起，望了一下陪伴他的家人说：“明天是小六子的 27 岁生日了。”

“人们会把他的生日办得喜气洋洋，快快活活的。”寿夫人说。

“你是说跳舞，那种洋玩艺。”

“是的。”

“还有哪个……哪个……听说是外交次长的女儿。”

“赵四小姐。”

“这是他妈的什么时候啦，”张作霖说，“老蒋和姓冯的都把炮口对准我们了，他还有这种闲心！搞个把女人，我不反对，可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劳那么多的神！看样子，他对这个赵四，是不想放手了。”

寿夫人听着，微微在笑。

张作霖和寿夫人的估计没有错，张学良的 27 岁生日，确实过得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